

袁世凱與汪精衛

(本文插圖刊第4頁)

●林光瀨

風雲際會一拍即合

袁世凱以一代梟雄握清廷之重權，他和革命黨人可說是絕無淵源。而獨特僅有者在辛亥革命以前，黨中要人和袁世凱訂交的汪精衛可算是居其首。汪精衛原籍浙江，寄籍廣東番禺縣，早失怙恃，由長兄兆鏞夫婦撫養成人，由於幼年失却父母之愛，種下了他日後的卑怯感，而「領袖慾」却特強相激相盪，潛伏着他晚年失敗的成因。

汪精衛原有美男子之稱，清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庚戌三月，以謀刺攝政王不成羈身縲絏，時袁世凱以足疾開缺放逐回籍，養病洹上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十月十日辛亥農曆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武昌，清廷於二十一日命陸軍大臣蔭昌親率新軍兩鎮南下督師，二十三日以奕劻之奏請，下詔起用袁世凱為兩湖總督，督辦剿撫事宜，並會同蔭昌節制水陸各軍，袁世凱以「足疾未痊，難肩重任」力辭，藉此以報三年前「回籍養病」之宿憾。蔭昌所率新軍將校，多係袁世凱北洋舊部，號令不行，清廷不得已，復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，全權節制。時各省義師，紛起響應；清廷

知事態嚴重，為緩和革命空氣起見，乃下詔釋放若干政治犯，特旨開釋汪精衛和黃復生、羅世勛於獄。並命資政院起草憲法，公布憲法信條十九條，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，組織責任內閣，以示行憲決心。於是袁世凱、汪精衛二人會面之機會來臨，而且是相當要好的朋友，自始至終，融洽無間，此中內情知道的恐尚不多。

辛亥年（一九一一年）九月十六日，法部奉上諭：「汪兆銘、黃復生均着開釋，發往廣東，交張鳴岐差委，欽此。」是日上午九時，法部提牢官，以汪黃為奉旨提釋之人，特予優禮，迎汪黃至典獄司官廳，彼此相對三揖後才由典獄官恭送出部門。當時北京人士及法部員司工役，羣集於法部門前瞻看汪精衛手采者，凡千餘人，一時途為之塞。法部有京官張伯楨，為粵之東莞人，前與汪氏同窗於日本，而其人乃康梁之徒，隸保皇黨籍，因念與汪有同鄉同學之情，遂雇車親送汪精衛至驛馬市大街，投宿於廣東人所設之泰安棧，暫作居停。

當汪精衛出獄時，袁世凱仍在河南原籍，尚未到京視事，但袁世凱已親函其親信梁士詒，略

云：「南方軍事尚易應付，北京政治，頭緒紛如，正賴足下居中策劃，請與唐少川（紹儀）預為佈置」云云（見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）。梁士詒接受了袁世凱的委託，着手活動，梁士詒是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鄉榜同年，以年誼鄉誼之關係，特赴泰安棧與汪交換國是意見。那時南北方面的形勢是：清廷的親貴，有如尸居餘氣，毫無振作能為，惟盼袁世凱出山為之撐腰，南方革命則望利用袁世凱所擁有的兵力，推倒滿清；袁世凱亦想利用革命黨的聲勢，壓迫清帝遜位。兩方利害的趨勢相同，於是汪精衛遂成為袁世凱與革命黨合作最適當之橋樑。經過汪梁往返熟商之後，袁世凱之長子克定，亦在北京，汪精衛遂與袁克定秘密到洹上，與袁世凱把晤，故汪精衛在革命黨人中為與袁世凱訂交之第一人。

洹上把晤頻送高帽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袁世凱五十三歲，汪精衛才二十九歲，年齡相差二十四年，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，年齡則與汪精衛相若，兩人經梁士詒介晤後，頗相投契，袁克定將這事稟告其父，

袁世凱命其子邀汪精衛到滬上相敘，行時極守秘密，外間絕無人知。據汪精衛事後對其姪汪希文談及，他初次到滬上與袁相見伸開右手準備與袁握手為禮，不意袁世凱不慣於此，却笑着向汪精衛深深打了一揖，汪精衛還以一揖，分賓主而坐。袁謂素來仰慕閣下是海內大文豪，今獲相見，深感欣幸。繼稱銀鏡橋炸攝政王之壯舉，可與漢朝開國功臣張子房博浪之一擊，先後媲美，高帽頻送，使汪精衛聽了後有飄飄然之感，此時的袁世凱似已企圖自己要做開國皇帝，而望汪精衛做他的張良。

袁汪兩人話匣打開，汪精衛道出革命黨人希望袁能以所擁有之兵力，推倒滿清；而袁世凱心裏也想利用革命軍的聲勢，裏應外合，壓迫清皇帝退位。利害趨勢相同，兩人意見甚為投機，是夜汪精衛宿於滬上，與袁世凱深談至四鼓方始就寢。侍坐者僅袁克定一人。翌晨起來，袁汪互訂合作密約，袁仍命克定伴送精衛秘密回北京，臨行，袁世凱寫一信與財神梁士詒，囑他籌款十萬，作為程儀，贈與汪氏。

汪精衛本是窮秀才出身，一生未見過如此厚禮，不免大吃一驚，自以為非義之財，萬難接受，堅不肯要。梁士詒說：「閣下在北京剛剛恢復自由，離家萬里，身邊豈能無錢，就是赴天津、上海幹旋國事，亦非錢不可，此是袁宮保的美意，何必吝氣？」經過梁財神再三言之，此時的汪精衛，的確是五行欠水，乃不得已，祇允接受大洋一千元，璧還了九萬九千。汪精衛以再無居留北京之必要，身上有「水」千金，遂離北京

前往天津。公開寓居租界內之旅館，對外間揚言，擬在天津籌辦報館，以為掩飾。暗中派遣同志赴上海，將會晤袁世凱的經過，秘密通知革命黨同志，時在農曆十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尚在歐洲，未曾返抵國門，一切革命大計，皆由黃克強（與）主持。黃克強極贊成汪精衛之活動，願與袁世凱呼應合作，南北雙方，遂有了默契。而袁克定則往來京津間，傳達情報。

孤兒寡婦任由擺佈

辛亥農曆九月二十三日袁世凱由滬上至京，就任內閣總理大臣，組織責任內閣，從此大權獨攬，愛新覺羅氏之孤兒寡婦祇有俯首聽其擺佈了。

袁世凱秉政，首命馮國璋於十月七日猛攻下漢陽，以堅清廷對他的信心，並予革命軍以軍事上的威脅，湖北都督黎元洪大懼，計畫撤退至岳州。黃克強電責汪精衛，質詢黎元洪，汪精衛立即囑袁克定告知袁世凱，密電馮國璋停止進攻，否則取消合作之約。袁世凱立予接受，馮國璋之北軍，與武昌之革命軍，隔江停戰，於是發動南北和議。

辛亥年十一月孫文偕同胡漢民等到南京，十一月十三日（即陽曆一月一日）就任臨時大總統，改正朔為中華民國元年，當時孫文對於國事，與黃克強、汪精衛意見相同，表示袁世凱如能使清帝退位，讓出政權，建立民國，即讓大總統寶座與袁世凱。

於是，南北兩方舉行和平統一會議，袁世凱

派全權代表唐紹儀南下，以保留向革命軍討價還價之餘地；且命楊度與汪精衛等組織國事共濟會，暗示其傾心共和，作政治上之側面折衝。並昇汪精衛以和議代表參贊之名，使其至滬，以革命黨人立場，斡旋和議。據胡漢民自傳云：

「袁世凱起任事，其子克定蹶蹶，以太原公子自命，精衛亦陰結之。事聞於袁，則私見精衛，謂非常之舉，非兒輩所知，而自輸誠於民黨，既而南京亦光復，精衛乃至滬，時清廷與袁世凱使代表議和者為唐紹儀，各省革命軍之代表，則為伍廷芳同志，更推精衛與王正廷、王寵惠、溫宗堯、胡瑛參贊其事。唐亦時與精衛密商，不拘形迹也。」（見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三輯，國民黨黨史會印行）

克定兆銘異姓兄弟

據胡鄂公著「辛亥革命者實錄」，直謂汪精衛曾與袁克定結金蘭之契，與胡漢民自傳互相參證尤堪玩味。按實錄云：

「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時，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見汪兆銘於內閣總理官署，使兆銘之滬，以革命黨人立場，斡旋於伍、唐兩代表間，以免和議局因孫先生歸國而中變。於是授兆銘議和代表參贊之名，俾得協助紹儀，但對外秘不發表，同日下午七時，世凱復見兆銘，其子克定亦相偕至，世凱命其子克定與兆銘約為兄弟。先是袁世凱之見兆銘，每見必以一人必以晝夜。蓋此時世凱所資

以利用兆銘者，則為京津保革命黨人之控制，與聽取南方革命黨人之情勢，藉以縱橫捭闔耳。及聞孫先生歸國，則知非紹儀之外交所能勝任，遂使兆銘南下以周旋於內。當兆銘、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，室中預設盛筵以待之。兆銘、克定見世凱，四叩首，世凱南面坐，兆銘、克定北面立，世凱顧兆銘、克定曰：汝二人今而後異姓兄弟也。克定長，當以弟視兆銘，兆銘幼，則以兄視克定，吾老矣！吾望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，逾於骨肉。兆銘、克定則合辭以進曰：謹如老人命，於是又北向四叩首。叩首畢，兆銘、克定，伴世凱食，食罷而退。十一月初八日，汪兆銘遂由北京經天津乘津浦車至上海，是晚予方解衣臥，吳若龍、羅明典來自北京，告以兆銘諂附世凱、克定之情形，余問何日事，若龍、明典答以昨日，予曰：何知之速？明典曰：此程克開諸趙秉鈞者。」

和平統一會議在上海租界舉行，中間經過許多曲折，幾次瀕於破裂邊緣，汪精衛在幕後苦心斡旋，傳達及折衝孫、袁兩巨頭之意向，幾經折衝和議終底於成。

清帝退位，退位詔書，係南通張狀元季直手筆，張在清末任江蘇省諮議局議長，以立憲黨人參加革命行動，蘇省獨立，籌劃尤多，入民國後，首任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，其原稿由唐紹儀電請清廷使發之，後經袁世凱左右增加授袁世凱全權一語而發表。原詔書有謂：

「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、南中

各省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。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。是用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。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又安，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，為一大中華民國。」

袁世凱電南京臨時參議院作服從民國之表示，且通令北方各軍，悉改用民國旗幟。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實踐諾言計，提出辭職，推薦袁繼任臨時大總統，而以世凱就職南京為條件。於是蔡元培、宋教仁等叩命北上迎袁；適遇曹錕所部兵變恣掠，京津秩序紊亂，或謂由於袁之主使，俾藉口鎮攝，而免南下。顧蔡等無以察其奸，乃任其在北京就職，這真所謂「君子可欺以其方了」。

賺得臨時大總統位

袁世凱取得大總統寶座，感汪精衛斡旋之力。袁北京統一政府成立，汪精衛將出京南下，向袁告辭，袁率全體閣員為之餞別，席間，袁詢汪：「你尚有什麼就心呢？」汪答：「局面已經大定，有你在，萬事可放心，此時只係就心你死而已。」袁聞言，初頗愕然，嗣細心一想，轉而竊喜曰：「你的話不錯，此時我真是不能死，沒了我，一切都要瓦解了。」大家聽罷，為之舉杯一

笑，汪的說話，表面上不免來得突兀，似乎不祥，骨子裏很幽默，是恭維袁世凱到了不得了，那時汪精衛發出的口號，乃是「非袁莫屬」。

汪精衛南歸，袁世凱再厚贈以程儀，並發佈明令，特授汪精衛以勳二位。

南北統一政府成立之初，袁世凱任用唐紹儀為國務總理，紹儀就任僅兩個月，與袁鬧意見辭職。時在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六月，汪已由海道至滬，溯長江而武昌，訪晤副總統黎元洪。此時袁致電與黎，託其徵汪同意，出而組閣，此自是袁對汪的好意。那時汪僅三十歲，與其妻陳璧君新婚燕爾，自以為年輕，未有政治經驗，又怕與北洋的官僚集團打交道，無意總理一職。當然陳璧君亦不同意，乃電覆袁氏辭謝。及今思之，汪精衛這一着棋是錯的，孫袁之所以能合作，肇造中華民國，汪實為居間之橋樑，孫袁兩巨頭與汪有好感，汪若肯繼唐紹儀之後出而組閣，運用其調和鼎鼐的手腕，或可望不致鬧出癸丑二次革命之變，延續內亂數十年，國脈受傷，真是無可補償。試觀後來孫文赴北京晤袁，極為歡洽，孫文極稱許袁氏之建設長才與政治經驗，聲稱需要袁氏肩任十年總統，可知孫文初無倒袁之念，非無合作謀國之可能也。

民元（一九一二年）六月汪氏既不肯組閣，袁祇得以外長陸徵祥兼代國務總理，從此僉壬競進，挑撥離間，袁世凱與國民黨隔閡日深，釀成刺死宋教仁一案，兩方遂至破裂而不可收拾。

民二（一九一三年），癸丑二次革命，南北戰爭復起，汪精衛曾致電袁氏，請其停止用兵，宋

案請依法律解決。袁不納。二次革命失敗，汪偕其妻陳璧君赴法國讀書。民三（一九一四）至民四（一九一五）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改組中華革命黨，汪精衛未有參加，故民二（一九一三）以後，袁政府對於孫中山及黃興以下諸黨人，皆下令通緝，而不及於汪精衛。

民五（一九一六），袁世凱新華宮稱帝，國事凋嬉，汪精衛夫婦仍在法國，他雖不以帝制為然，但亦未有參加討袁的活動。袁死黎繼，孫中山邀汪返國，始携眷歸。故國民黨諸顯要中，獨汪精衛與袁世凱之友誼，始終未有破裂，未有反

過險，所以謂汪精衛是革命黨人中與袁世凱訂交的第一人。

袁世凱與汪精衛兩人，均是歷史上的大憨巨奸，袁世凱以一代梟雄，富於治事能力，就任民國總統後，內政外交，本有可為，徒以昧於時代智識，不知民主政制為何物，復受其子克定之慫恿，致有民五（一九一六）洪憲稱帝之謬舉，至其用行政，好弄權術，以使貪使詐，為不二法門，故可以用奴才，而不能用人才，結果養成左右便佞媵媵詭隨之習，而平素一手培育之將領，若馮國璋、段祺瑞、陳宦、湯薈銘等或自始不附

帝制，或臨事陣前起義，率致眾叛親離，及身而敗，論者惜之！至於汪精衛實係一箇熱中政治權位的偽君子，自孫中山逝世後，他竟以國民黨左派領袖自命，崛起問政。民十四（一九二五）年藉廖仲愷被刺案，打擊胡漢民、許崇智、鄒魯、謝持這些黨政地位較高的民黨人物，結果，胡被逐，許崇智亦難倖免，國共鬥爭從此肇端，種下了此後毀黨亂國禍根。

大陸變色我們國破家亡，痛定思痛，揆諸史實，汪精衛實亦難辭其咎，袁汪兩人九泉把晤，其唏噓為何如耶！

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

全一冊合售新台幣一八〇元

本書係祝秀俠教授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。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上下冊各90元合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

關文蔚著

定價臺幣一八〇元

本書部份篇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甚受讀者歡迎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要目有：行宮也有奇聞怪事、白崇禧將軍治理的模範省、雲南雜憶、在曲靖交女友妙事趣聞、李忠蔭抱長女來訪、暫褪戲衫著嫁衣、婚後未了戲劇緣、我勝利後的動態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八十頁，二十餘萬字，定價臺幣一八〇元。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

林光灝「袁世凱與汪精衛」插圖（文見 95 頁）

- ①帥哥汪精衛，文采風流，言詞動人，可惜是一個熱中權位的偽君子。
- ②袁世凱（右）被放逐回籍養病，自號洹上釣叟，披蓑戴笠，悠然自得，撐篙者是他的弟弟。

